

田中芳树

银河英雄传说

VOL.9 回天篇



LEGEND OF THE GALACTIC HEROES

银河英雄传说

Vol.9 回天篇

〔日〕田中芳树 著 郭淑娟 译

南海出版公司

目 录

第一章 在边境上

1

第二章 夏末的蔷薇

25

第三章 鸣动

52

第四章 萌芽

79

第五章 乌鲁瓦希事件

103

第六章
叛逆是英雄的特权

132

第七章
因剑而生

158

第八章
因剑而亡

192

第九章
无休止的安魂曲

219

第一章 在边境上

I

森林公园的一角有条长凳，尤里安·敏兹知道那一向是杨威利喜欢的地方。自从师父骤逝后，他不知不觉每天都要到这条长凳上坐一坐，消磨一些时光。尤里安和杨一样，从来没有想过和死者通灵之类的事情，不过为了让自己的精神得到某种支持，这也算是种必要的仪式。

尤里安没有对任何人提过，但他每天都要到长凳上坐一坐的习惯，没多久就成了众所皆知的事情。有一天，一位有黑色卷发的少年在犹豫了很长时间后，走到尤里安的面前，说：

“请问您就是尤里安·敏兹中尉吧？”

亚麻色头发的年轻人默默地点点头。少年那黑色的眼眸立即闪亮起来，脸上出现一片红晕，呼吸也变得急促。憧憬在他的全身显露无遗。

“我，以前就知道您，啊，不，我以前就听说过有关中尉您的事情。能够与您见面，真是非常荣幸。虽然您只比我年长一点，却很了不起，我非常尊敬您。”

“你多大了？”

“十三岁。”

沙漏中的沙正在向上逆流，时光在尤里安的眼前倒转。随着回忆的胶片转动，往日情景一幕又一幕地呈现出来。尤里安的身体在一点一点地缩小，一双黑色的眼眸从上方望着他。那不是这名少年的眼眸，而是一双沉静柔和、温暖而充满智慧的眼眸。

“您知道吗，杨上校，您一定不知道吧？”

“什么事，尤里安？”

“我，真的非常尊敬上校。没错，您看，您果然不知道吧？”

啊，站在这里的不就是几年前的自己吗？尤里安心里这么想着。当年的自己，一定也是用这样的眼眸注视着杨威利——那位已经成为故人、堪称宇宙第一的魔术师。自己是多么向往和敬爱他，总希望能够像他一样，至少也要成为他影子的一部分，追随在他的身旁。然而这样的自己，现在却成了另外一位少年憧憬的对象。

“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伟大，只不过是能幸运地跟随在杨提督身边，让自己一直置身于一个胜利者旁边罢了。也就是说，我只是运气好。”

“但您才十八岁，就已经成了伊谢尔伦军的司令官，不是吗？这可不是光凭运气好就可以胜任的工作。我非常尊敬中尉，不，司令官您，真的！”

“谢谢你，我会努力的。”

尤里安伸出手，经验告诉他，这就是少年的希望。这位少年因为所崇拜的英雄能和他握手，感动得整张脸都涨红了。少年离去后，尤里安重新坐回长凳上，闭上了眼睛。

这么做，就可以将先人的遗志继承下去吧。自己已经继承了杨

威利的遗志。就算无法继承杨全部的志向，但哪怕只有一点点，也算为他有所分担。由年长的人传承给年少的人，由先人传承给后继者，志向的火炬会一直这样传递下去吗？珍惜这个火炬的人，绝对不会让它熄灭，而且有责任将它交到下一任继承者手中。

这是在宇宙历八〇〇年八月，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成立三天后的事情。

此时尤里安·敏兹十八岁。不管是从他的实际年龄、经验，还是他被赋予的责任来说，他都无法再做个少年了。

“一个由孤儿和寡妇组成的联合政权。”部分历史学家如此嘲笑伊谢尔伦共和政府。但至少从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成立之初来看，这样的嘲笑确实有理由。

一生未曾失败的杨威利死后，他的妻子菲列特利加成了共和政府的主席，而受他监护六年之久的法定被监护人尤里安则成了军队司令官。这是经众人商议决定的，但与其说这是最好的选择，不如说是唯一的选择。因此，他们无可避免地要受到一些局外之人的批评和责难。

当事者都知道他们这个决定确实有惹人非议之处。但是一个团体如果没有核心，就只有瓦解一途。而能成为这个团体核心的，只有杨威利遗留下来的形象。不管是亚列克斯·卡介伦的行政处理能力，还是华尔特·冯·先寇布的勇猛，甚至是达斯提·亚典波罗的组织能力与行动能力、奥利比·波布兰的空战能力、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的随机应变，这一切虽然都是巩固核心的要素，却无法成为真正的核心。令人赞赏的是，他们自己也深深明白这一点。

“以杨威利为首的这一众人，真正的奇迹不在于他们总是能以少

胜多，而在于杨死后，他们内部并没有产生任何权力斗争。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

后世的历史学家中，有人抱持这样的看法。事实也的确如此。杨死后，尽管有一批人脱离了伊谢尔伦，但没有人企图赶走菲列特利加或尤里安并取而代之。由于这种事情绝无仅有，无法参照以往的事例来解释，又有人从中找到了嘲讽而不是赞赏的话柄。

“有谁会喜欢在那样荒凉的边境上称王呢？最终只是杨威利的幕僚们把荆棘的王冠硬戴到寡妇和孤儿的头上而已。他们只是一群被放逐到边境上的流亡者罢了……”

面对这些充满恶意的攻讦，尤里安也无从反驳。确实是这样的，自己这些人确实都在边境上。这里既不是银河帝国，也不是自由行星同盟的边境，而是人类社会的边境。这里是全宇宙中不效忠于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人唯一的集中地，是一群不跟随绝大多数人的异端者集中的圣地。像这样的地方，只能存在于边境上。因此尤里安觉得，边境这个名词足以让人感到自豪，所谓的边境，是距离揭开时代序幕的地平线最近的地方。

离开森林公园后，尤里安朝办公室走去，刚下电梯便遇见了熟人——一位有淡红茶色的头发、身穿战斗机驾驶员制服的少女。

“啊，克罗歇尔下士。”

“你好，敏兹中尉。”

相遇的这两个人，仍然很拘谨地互相打招呼。仍然？或许两人会永远这样吧。卡琳，也就是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下士对尤里安的态度，甚至算不上友好的同盟关系或协商关系，或许用如履薄冰的“中立”来形容恰当得多。

不过，在这极少数的同僚之间，能不互相争吵仇视，也应该算

是一件好事了。无论如何，尤里安留在了伊谢尔伦，卡琳也留在了这儿。他们各自的心中，都认为有些东西是珍贵的，都想去实现某种理想，于是心灵的一部分便有所交汇。以目前的情况来说，这样也足够了。

两人闲聊了几句，卡琳把话题转到了故人身上了。

“杨提督这个人，说实在的，一点都看不出有什么伟大的地方。不过，他却支撑了半个宇宙——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在思想上。”

尤里安静静地沉默不语，对他来说，甚至连表示肯定的动作都是不需要的。

“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我竟然和他相处过，虽然相处的时间很短，却有一种自己就是历史见证人的感觉，真是不可思议。”

“你曾经和杨提督说过话吗？”

“只有几次而已，都是些无聊的话，但很奇妙，和他说完后就忘了的那些话，现在竟然可以很清楚地回想起来。”

卡琳把一根手指轻轻地按在唇上。

“说真的，杨提督活着的时候，我根本没想过他是这么伟大的人。可是他逝世后，我才有些明白。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感受到提督的气息，而将来，时间过得越久，他的气息也会变得越强，终有一天会将历史吹拂得改变方向……”

说完，卡琳轻轻地举起一只手，从尤里安的身旁离开了。从表情上看，她似乎后悔自己说得有些多了，不过步伐中却充满了活力和韵律，让人看着就觉得舒服。目送她离开后，尤里安不觉调整了一下头上黑色贝雷帽的角度，然后朝着自己要去的方向走去。

三个世纪前，当亚雷·海尼森在一万光年的长征途中逝世的时候，

留下来的人们固然叹息、悲伤，但是他们仍然继续向那一片未知的土地迈进，并没有就此中止旅程。同样，现在留在伊谢尔伦的人们也要暂时将泪腺的阀门关闭起来，继续向现在和未来前进。

尽管亚雷·海尼森逝去了，杨威利也一去不归，但历史不会停息，人还是要继续活下去。权力继续更换支配者，理想也要一直传承下去。只要人类没有灭亡，先人的行为就会变成记录留下来，不断流传给后人。

曾几何时，杨对尤里安说过：

“所谓历史，就是全体人类共有的记忆，尤里安。虽然回想起来，有些事情或许会令人觉得不愉快，但人们却不能漠视或遗忘。”

尤里安叹了一口气。回想杨临终时的事太痛苦了，但如果把这些遗忘，他却更难以忍受。

II

后世的人们被问到“杨威利在自由行星同盟军中最后的职位是什么”时，几乎都会用理所当然的口气回答，是“同盟军最高司令官”，或者“同盟军总司令官”。也有人更详细地回答“统合作战本部长兼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称号是最高司令官”。这些答案其实都是错误的。从宇宙历七九六年年底到七九九年退役为止，杨的职位一直都是“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兼要塞驻留舰队司令官”。

宇宙历七九九年四月，当巴米利恩会战开始的时候，杨指挥的其实等同于同盟军全部的兵力。至少具有恒星间航行能力的舰艇和乘员几乎都集结在杨的麾下，纳入他的指挥。这一切都是在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的认可下完成的。

所以，不管就法理而言，还是就军部指挥系统而言，没有任何人能批评杨的行为不当。但要令世上所有的人满意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是有人批评“杨是个胆小的人物，只要没有法律依据或命令，他什么事情都不敢做”。

不过，杨无法一一理会这种个人层次上的责难或中伤，因为姑且不论杨自我反省时的倾向如何，他总是认为行动和创造要比批判来得优先。

既然杨有这种想法，那么尤里安首先也得这样做。过去杨有所行动的时候，总会问自己“这样做是不是正确的，没有其他做法了吗”，而现在，尤里安同样也对自己提出问题，只是他的问题和他师父的稍微有些不同。

“如果是杨提督的话会怎么做？杨提督如果活着，会不会赞同我的想法……”

一个在恒星灭亡以后，仍然继续存活的行星群。

杨威利逝世后的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正是这样的情况。许多人在绝望之余，感到庆典已经曲终人散，纷纷离开伊谢尔伦，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

“好歹有六十多万人留了下来。好奇的种子是源源不断的。”

亚典波罗一面让咖啡漫上来的热气润着下巴，一面深有感触地说道。为了确立尤里安的领导地位，他一直四处奔走，就在这一天，他还因为有个民间的权威人士说“如果杨提督还活着，倒还可以留下来，但……”，就“郑重”地将这个人撵了出去。

“那种没有觉悟的家伙，没必要请他留在这里。如果是立体电视里那种无聊的电视剧，或许还可以因为观众哭喊不止，让死去的主角重新活过来。可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不能那样随心所欲，失去的生

命绝不可能再回来。正因如此，生命才会成为一种无可替代的东西。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

“著名演说！这真是一场著名演说哪！”

和他同座的奥利比·波布兰拍着手大声说：

“亚典波罗中将如果投对胎，真可以成为那个优布·特留尼西特的后继者。可惜呀可惜，可惜你穿的是军服！”

“谢谢你，如果我有朝一日当上了元首，一定颁给你一个特留尼西特纪念奖。”

尤里安在一旁笑了起来，看到这一幕景象，他觉得安心多了。

尤里安想起了杨威利刚刚去世的时候，他第一次见到奥利比·波布兰的情景。

那时，波布兰正和超过一打的酒瓶一起缩在屋子里。尤里安和亚典波罗一进去，酒精和臭气便像浓雾般向他们逼过来。

原本构成奥利比·波布兰人格的三种要素——大胆、爽朗和潇洒，全都蒸发殆尽，支撑精神的骨骼似乎也完全裸露出来。这个自认而众人也公认的爱美男人，此时竟然没洗脸、没刮胡子，更别提把女人邀请到床上了。此时他就像一只蜘蛛，在屋子里挂满了用酒精、绝望和愤怒织成的蜘蛛网，他就蜷伏在这张网的中心。即使见到两个人闯入房间，这只披着人类躯壳的愤怒的蜘蛛也没有从桌旁站起来的意思。

“哼，酒精的毒好像终于蔓延到脑部了，我不想看到的幻觉竟然也出现在眼前了。瞧那副无精打采的样子，看了就讨厌……”

“波布兰中校，请不要再喝酒了，会伤身子啊！”

“……”

“中校，我有事要拜托你。”

“闭嘴！你这毛头小子。”

波布兰的声音虽然大而尖锐，却充满了干涩。

“我凭什么要听杨威利以外的家伙的命令？我有权选择对我发号施令的人！这不就是所谓的民主主义吗？”

他伸手想抓大玻璃杯，可是手却抖动起来，玻璃器皿和威士忌便在桌面上猛力地亲吻。波布兰瞪着那满是醉意的绿色眼眸注视眼前的情景，又要打开最后一瓶。这时尤里安用两只手按住了波布兰的手，他想说些什么，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就这样僵持了大约三秒半，亚典波罗这才第一次开口说话：

“波布兰中校，我先向你正式通告一下吧。杨威利元帅逝世后，由尤里安接任为我们的指挥官。”

一听到这句话，击坠王的眼中射出一道绿光，穿透尤里安和亚典波罗。

“所以，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波布兰中校，今后不得再对尤里安的指挥权抱有异议，或是有损伤司令部威信的言行举止。就算尤里安允许，我也绝对不允许。”

“……”

“不服吗？如果不服就从伊谢尔伦滚出去，凡是不能帮尤里安的家伙，没必要请他留在这里。”

“不……没有不服。”

经过瞬间的沉默，波布兰回答了这句话。接着他两手扶着桌边，摇摇晃晃地用力支起腿，终于成功地站起来。

“对不起，尤里安。比起我们，你心里更不好受吧。”

此时奥利比·波布兰或许想这么说，但他并不是会将这种话说出口的人。他默默地消失在浴室里，大约二十分钟后，才重新出现在

尤里安他们面前。尽管脸色仍然不好,但是他的仪容已经整理妥当了。看到尤里安,他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

“你好,司令官,从现在开始,我会彻底洗心革面,今后也请你不要嫌弃……”

从那次以后,波布兰再也没有在他人面前失去理性,也未曾忽视过空队长的职守。

“要接受才干考验的,不只是尤里安一个人,我们全体都在接受着历史的拷问。在失去杨威利之后,我们能不能仍然保持原有的希望、统一和计划性,这是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的历史的拷问。”

亚典波罗将留在伊谢尔伦的年轻一代抱持的想法整合之后,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段感慨。在永远失去杨威利这个巨大的支柱以后,包括尤里安在内的这些人必须重新自问: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而战?即使亚典波罗所说的“侠气与醉狂”的豪言壮语出自真心,但招致的后果是不能漠视的。

尤里安曾对亚典波罗说过一个想法。

“什么?要让帝国制定宪法?”

冷不丁听他这么一说,亚典波罗顿时叫出来,但是仔细一想,这也不失为众多选择中有力的一项。无论如何,“宪法”应该可以成为由君主专制迈向主权在民的一个里程碑,且不管它的内容是如何不民主。

“正是。我们并不是非要采取急进的做法。如果能借助立宪制度,慢慢地征服银河帝国的话,也未尝不可。”

事情远没有嘴上说的那么简单,尤里安也在心里苦笑。但他并没有非要固守伊谢尔伦要塞,与占优势的银河帝国大军作战,最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想法。这是受杨威利思想影响的结果,同时也

是杨舰队整体的精神风貌。唯有将健全的民主共和政治这个思想遗产成功地传到后世，“侠气与醉狂”才算是真正画下句点。

如果能让银河帝国的体制由专制国家转为立宪国家，或许就可以更快、更有效地促使全人类社会成为单一国家。鲁道夫·冯·高登巴姆夺取了单一的民主共和政体，使它变质为单一的专制国家，难道反过来就不能成立？

当尤里安循着这样的思绪前进时，脑中的思考路线却好像被一处小小的荆棘给绊住了。他迟疑了数秒，还未能确认那是什么。此时，亚典波罗转换了话题。

“对了，尤里安，哦——不对，敏兹司令官，以现在的时间点而言，皇帝大举侵略伊谢尔伦的可能性还是很低？”

“现阶段我认为是这样。费沙回廊现在成了全宇宙的新中枢，皇帝正致力于宇宙体系的重整工作吧？”

“不过，皇帝生性好战。他迟早会厌倦和平，到时可能会以完成宇宙统一为借口重启战端，不是吗？”

“我想应该不至于。如果杨提督还健在，或许会刺激皇帝的战斗意志，但是……”

但如果对手是尤里安·敏兹，皇帝就不会有什么战斗意志了。尤里安心想，这并不是自我嘲讽，而是对自身的客观认识。杨在领导艾尔·法西尔的逃脱行动之前，一直默默无闻，现在的尤里安也一样，他的名字没有权威，也没有任何影响力。如果硬要说有差异，也只是尤里安可以借用师父的名号，而杨不行。尤里安早已认识到自己永远没有办法赶上杨。或许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他踏向未来的脚步才经常表现出坚实与稳定。

此时菲列特利加·G·杨正在房间里休息。她淡褐色的眼眸注视着放在床边桌上的相片——她逝去的丈夫的相片。

相框里面的杨威利，正绽放着略带羞赧的微笑，看着菲列特利加。她回想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杨威利还是个看上去与功勋彪炳无缘的初出茅庐的年轻军官。而她与杨最后分别的时候，杨威利仍像个崭露头角的年轻军官。从第一次见面到最后分离的十二年里，她心头累积了不知多少往事，然而留在脑海里的记忆与思念之深，却远远超越了这些事实。

他当时是艾尔·法西尔驻留舰队中被遗留下来的中尉，面带难承重负的表情，默默地将三明治送到嘴边。后来顺利地帝国军的掌中逃脱，平安无事地回到海尼森行星宇宙港时，菲列特利加一面用眼角余光看着相互拥抱的父母，一面四处搜寻那位“被遗留的中尉”，最后终于在群众中发现了他。但是一日之间被捧为英雄的他，带着满脸困扰的表情，伫立在媒体的包围中，她甚至没有办法靠近他。不久后，想起女儿的父母就在呼唤她了。当时她十四岁，那一次对菲列特利加来说，是“开始的结束”……

如今的事态或许会让杨威利有些无可奈何，自己的妻子坐上了革命政权的首席，养子成了革命军的司令官，而自己则成了民主共和政治的守护神。连死去后都有义务在精神上保护他们，拥护他们革命的正当性。

“连去世了都还要叫你工作，你一定想这么说，是不是？但如果你还健在的话，我们就不会被赋予这么沉重的任务了呀。”

菲列特利加心里明白，连这样的逻辑论调，也是从杨那里学来的。

“全都是因为你的缘故哪，杨威利，全都是因为你。我成为军人是因为你，帝国军修建的军事据点伊谢尔伦竟然成为民主主义最后

一座堡垒，也是因为你。而大家会永远留在这个地方，继续追逐庆典的梦，全都是因为你。你知道吗？如果你自觉这都是你的责任，那么就快快活过来吧！”

当然，死者是不可能重回到人世的，活下来的人也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流逝的光阴绝对不会倒流。

正因如此，光阴比成吨的宝石还要宝贵，生命也不应该随随便便地失去——杨生前就经常这么说。对于一些主张灵魂不灭、生死轮回而轻视肉体死亡的宗教，杨经常以独特的表达方式批评道：如果死亡真如他们所说的那般美好，他们怎么不走进死亡试试看？又没人拦着他们，为什么独独这些人永远眷恋着人世？

想到这里，菲列特利加又独自低语起来。

“请你活过来吧，就算违背了自然法则，但是就这么一次的话，上天会宽恕你的。如果你真能活过来，这一次，在我死之前，决不再让你死去！”

想到这里，菲列特利加仿佛清楚地看到，杨对着他喜欢的那顶黑色贝雷帽，嘟嘟囔囔地说，就算你这么说，我也真是没办法啊。

“想到自己杀害的人之多，我真是感到很害怕。只死这么一次的话，恐怕也没有办法补偿了。这个世界真是充满了不公平哪！”

这几句也是杨威利曾经说过的话。但不管怎么说，人类终究会成为利己主义者。菲列特利加并不希望杨去弥补罪过，就算吸取死者的生命，她也希望杨继续活下去，做一个长命百岁的退休金小偷。

“我真的失去你了。不过，和从一开始就没有你相比，现在的我幸福多了。你或许杀了几千几百万的人，但你至少让我得到了幸福。”

杨临终时所说的话，菲列特利加没能听到。这却是她唯一不觉得遗憾的地方。她明白杨要说的一定是“对不起”或“谢谢”，或许